

應鳳凰

簡介三本中國文學批評史

中國文學批評／方孝岳／①廣城出版社

②清流出版社

中國文學批評史／郭紹虞／明倫出版社

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／朱東潤／臺灣開明書店

把歷代的文學批評理論，編寫成歷史；把中國的

• 97 •

文學批評，從二千多年前到近代，包括周秦、漢魏、唐宋、元明，一直到清末——要整理敘述這些零散在各種典籍裏的批評理論，實在是一件又艱苦又龐大的工程。如果沒有充足的學識與訓練，沒有豐富的材料，這本厚書是建造不出來的。現在，我們對文學批評有興趣的人，能坐享其成，讀到這些好書，我們坐在樹下乘涼之餘，不能不感謝這幾個前人的「辛勤種樹」。

┌。

上面列的三本書，都是此時此地容易買到的（陳鐘凡先生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，臺灣似未見有重印本），它們的成書却早在三四十年以前。除了第三本的「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」是寫在民國三十二年之外，其餘兩本都寫在民國二十三年左右。

× × ×

（一）方孝岳的「中國文學批評」

此書是三本裏面最薄、也是寫得最早的一本——但我以為它寫得最簡單清楚，最通俗明白。

書前有一篇約四千字的「導言」，是一篇對文學批評很有見地，鞭辟入裏的散文：

「……人人心中所含蓄的意思，不見得人人都能

從口中表達出來。往往有一個人代爲說出，於是乎人人都覺得『如我所欲言』了。我們說人人都是批評家，原是就本能上講的，事實上不見得個個人都能够了於心又了於口。」

「……把一個國家古今來的文學批評，拿來做整個的研究，其目的在於使人藉這些批評而認識一國文學的真面目。批評和文學本身是一貫的，看這一國文人所講究所愛憎所推戴的是些什麼！比較起來，就讀這一國的文學作品，似乎容易認識一點。」（頁二）

態度是很謙沖的。他並沒有把文學批評，看作是權威的指導者，相反的，認為它是引進文學領域的橋樑。

於是全書的體例，就充滿一種介紹引進的意味，每一篇內容，解釋得詳盡優美。批評的文章原該是很主觀的，很有些火藥氣的，難得此書的字裏行間，有一種書生的溫柔蘊藉，一種中國人的敦厚可親。但也決不是毫無主見：

「……我們所需要於批評家者，正是恰恰到他能代達、能點化而止；不是執着他人的批評而忘了我們自己也能批評的本能。換一句話說，不過是借他們的

幫助，來引起自己的思想罷了。」（導言，頁五）

全書一百六十頁，分四十五篇，每篇是大約二三千字的短文。它的好處是篇篇可以分開來看，隨手翻閱，沒有那種讀「大書」的辛苦。因為每篇幾乎是獨立的，例如：（一）「尚書中最早的詩的欣賞談」。（二）「周禮分別詩的品類」。（三）「吳季札的詩史觀」。（四）「左傳的詩本事」……。

串起來是依時間順序排列的，是一條有歷史層次的項鍊；分開來，每一粒珠玉都晶瑩完好，明白易懂。

「話說到盡意而止，不必煩言取悅」。「儒家的論著，都有寬宏簡當，優游不迫的氣味」（頁十五）這些目標，想來也是作者想努力達到的。

此書介紹中國歷代文人的批評著作，像陸機的文賦、昭明的文選、司空圖、邵康節、元遺山等諸人的作品，可謂婉轉而詳盡，在三本中，應列爲較普遍可讀的入門書。

此書原列爲中國文學八論的其中之一論。我手邊的一本本是「廣城出版社」重印的，字體較大而清晰，精裝本。清流出版社印有一套，是平裝本，字跡較小

而模糊。

× × ×

(二)郭紹虞的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

這本書列為「大學叢書」。

它更精細、更深入、更詳盡。上卷四百三十頁，下卷六百多頁，合計在千頁以上。

材料很豐富，引用的史籍、詩話、語錄，也相當多，若不是想對文學批評史作專門研究，可能要嫌此書太煩瑣、太枯燥而難讀了。

郭著批評史，此地計有兩種章次長短、字體大小完全不同的版本。上下卷合冊的一本，有序。「自序」裏說：

「我只想從文學批評史以印證文學史，以解決文學史上的許多問題。」

「……費了好幾年的時間，從事於材料的搜集和整理，而所獲僅此。……我希望的，如能在這些材料中間，使人窺出一些文學的流變，那麼，至少可以說是完成了一部分的文學史的工作。」（頁二）

此書編例，「各時期中不相一致，有的以家分，有的以人分，有的以時代分，有的以文體分，更有的

以問題分……」（頁三），我們由是知道此書篇章的龐雜。作者又言：「這種凌亂的現象，並不是自亂其例，亦不過為論述的方便，取其比較地可以看出當時各種派別各種主張之異同而已」（頁三），我們於是也知道作者找尋脈絡的一片苦心，以及他一番辛苦的整理工夫。

另一個版本，同作者，同書名，字體較小，却已縮成一冊，僅六百頁。無序。

此版目錄，章次從頭到尾用號碼連貫下來，順數字次序排列，從第一直續到第八十二，又整齊，又清楚。（上下合卷的前書是分篇，再分章，每章又分第幾節，第幾目）。

第一頁起：「一，文學批評是怎麼產生的」到「八十二，何紹基和其他」——從周秦「孔門的文學觀」，直寫到清代的桐城派、陽湖派等——中間包羅著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批評流變和文學背景。

郭著異於其他二書的地方，除了詳盡，應在它對於整個批評「流變」與「派別」的整理。「……能在材料中間，使人窺出一些文學的流變……可以說是完成一部分的文學史的工作」這些話，可看出作者寫書

的重點和態度。翻開書的目錄：(3)「宋初之文與道的運動」；(4)北宋道學家的文論；(5)三蘇與貫道說；(6)王若虛與金代文論等等，一眼即可看出作者在努力寫「一整個時代」的趨勢與批評潮流——他時時着重在整體性的，歷史性的，綜合的整理。書中於是常寫著某某詩派，或某派以某人為領袖。作者隨時注意到文學的風氣，注意到背景與潮流。「若使僅僅以趣為主，便落於小智小慧，難成大方家數」，這是作者書中的話，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胸中的志向。

整書的嚴謹的結構，能感覺作者博大精細的學問工夫——中國歷來文人的批評理論，是與會所到，隨處流露的；不成系統，零散在各種典籍之中。甚至，要從他們來往論詩文的私函信札裏找出來。對於路邊美麗的花，我們一般人只隨意看看罷了；而一個學者，是在各種花上，勤懇努力，孜孜不倦的把它們釀成蜜的。學者所費下的工夫越大，他的蜜也就越受衆人矚目，受益的人也越多。此書真正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力作，文筆流暢，鉅細靡遺，胸懷遠大，不愧成一家之言而足以流傳後世。

x

x

x

(三)朱東潤的「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」

此書初版在民國三十三年，由開明書店印行。

說是「大綱」，讀來猶比前兩書困難。一來是引證的原始資料太多太長，二來是作者的文筆：他用的並非流利的白話文。

書的「前身」，原是作者在武漢大學的授課講義。寫成時間，大略在民國二十一年左右。因此「一切的形式和內容，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」。

(自序)

本書與前兩書不同的地方，自序裏說得相當清楚

第一個不同的地方，是這本書的章目裏，只見到無數的個人，沒有指出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，或者這是怎樣的一個宗派。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人，忘了作者的時代或宗派，是一種不能辯護的疏忽。

第二個不同的地方，是對於每個批評家，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，放在一篇以內，而不給以分別的敘述。

第三個不同的地方，是這本書的敘述：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。

依作者的意見，他認為寫批評史，「應當根據遠略近詳的原則，對於近代的批評家加以詳密的敘述」。因此，本書之中，明清兩代的文學批評家，幾乎占了全書的一半。全書共七十六篇，從第四十二篇的「高標」以後（明代「唐詩品彙」作者，他是在永樂初年，由布衣入翰林作官的），由第四十三篇起，陸續寫的歸有光、黃宗羲、侯方域、李漁、袁枚，直到最後一篇的「陳廷焯」，便皆是明清兩代的批評人士，足見他確是「遠略近詳」，更注重的是近代批評家，而不主張「信而好古」。

本書文學批評的「史」寫得太少，而「個人」寫得太多。每篇都是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「人名」作篇名——韓愈占一篇、黃庭堅占一篇、劉克莊也占一篇。無怪乎自序裏有這樣的話：

——有人說這本書雖然是「史」，但是還有些「文」的意味。（頁五）

文學批評史本身，原已帶點枯燥艱深，再寫以艱深的文筆，此書的讀者，想來該比前兩書少些。

× × ×

三本書綜合的說起來，第一本最適合一般人的讀

書興味。愛好文學者，讀來受益最多，文辭最美，也最能引起他們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好感與興趣。第二本的「詳於史」與第三本的「詳於人」，正可互相補充，互作參考。除了按照時間順序，概括的說，它們內容——第一本重在「事」，第二本重在「史」，第三本重在「人」。例如：同是寫袁枚，第一本在(44)章，篇名叫「隨園風月中的『性靈』」（題目多美）；第二本在(70)(71)兩章，題名為「袁枚的文論」「袁枚的詩論」；第三本的篇名只兩個字——袁枚。

三本文學批評史，成書距今，至少也都三十多年了。這些年來，我們有更多的學者，接受更多西洋學術訓練和科學方法，不是該有更傑出的成績嗎？近代大批評家安諾德說：批評就是「把世間所知所思最好的東西去學習或傳佈的一種無偏私的企圖」（A disinterested endeavor to learn and propagate the best that is known and thought in the world.）批評的企圖，既然在於「學習和傳佈」，可見批評家的任務原是積極的，一國批評史的完成，尤有其特殊意義——「其目的在於：使人藉這些批評『而認識一國文學的真面目』」。